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鑿及醴齊之屬疏掌六尊六彝之位者六彝爲上六尊爲中罍尊爲下各以尊卑爲陳設之位室中爲最尊戶內次之堂上又次之堂下爲下其同設一處又以北爲上南爲下賈疏云案下兼有罍尊不言者文畧也云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者此與酒正鑿人爲官職也注云位所陳之處者賈疏云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餚在戶齊醍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案賈說略本崔靈恩

依郊特牲注及賈後疏引鄭志說饗齊及五齊各加明水則禮
運之玄酒卽司烜氏之明水記舉玄酒以見饗齊也坊記又云
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孔疏謂醴齊在戶內卽是在室
是也禮運疏引皇侃亦云醴在戶內醴在戶外而通典吉禮說
大祫禮云祫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饗鬯饗鬯之南陳
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益齊室戶之外堂上陳
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
昔酒清酒爵祭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所陳設之處一
如祫祭案依杜說三酒亦配玄酒則水也與禮運玄酒異益齊
卽鬯而杜謂在戶內則與皇孔不同孫希旦云特牲禮尊如戶
束少牢禮尊於房戶之間天子諸侯之祭其益齊之尊益當特

性少牢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醴齊在室戶內之東案孫申
皇說是也江永亦依皇義云設尊之法春夏雞彝鳥彝陳室內
近北獻尊陳戶內象尊陳戶外秋冬兕彝黃彝陳室內近北著
尊陳戶內壺尊陳戶外其彝尊皆陳堂下凡尊皆南面明水玄
酒在西案江說亦甚覈云酌沸之使可酌各異也者卽下文
齊獻酌醴齊縮酌等凡酒清者不沸而酌濁者必沸而酌並此
官詔之也郊特牲注云酌猶斟也酒已沸則斟之以實尊彝凡
行酒亦爲酌也案此詔酌亦兼彼二義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
不同者據下六享之等用器不同賓禮大饗亦用此六尊六彝
故小宗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爵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
祀賓客經注並專據祭祀者亦文不具云實彝及醴齊之屬者

實謂所盛尊以實齊彝以實鬱兼有罍以實三酒也春祠夏廟祿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祿用兕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祿謂以圭瓒酌鬯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上璋瓚酌亞祿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祿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盍齊備卒

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遷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
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遷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祫爲奠而
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
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瓊大圭爵用玉琰加用璧角璧散又鬱
人職曰受舉兕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酓尸以玉爵也王酓尸用
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
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鑿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
昨讀爲醉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醉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

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祿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解之罍矣維罍之恥卑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兕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爵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雖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牲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禩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禹屬卯

鼻而長尾山彝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

春祠夏祫祫用雞

彝鳥彝者以下辨尊彝之用並此官陳設尊彝之官法也賈疏云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一者彝與齊皆配以明水二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彝因是以各二尊彝尊不言數者祫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鑑國史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祫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其祫在秋祫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案依賈引鄭志說彝與它皆配以明水

則雞彝斝彝虎彝皆盛明水之尊鳥彝黃彝雄彝皆盛鬯鬯之
尊王后所同酌也明堂位孔疏引皇氏沈氏說謂春用雞彝夏
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是謂每時唯用一彝變四無明水
之配通典吉禮謂時享王酌雞彝后酌鳥彝大祫在秋王酌斝
彝后酌黃彝既無明水又謂王與后分酌二尊並與鄭說不合
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說是也古人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
用體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
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
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烟
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祫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
之事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

儀象夫人東酌罍尊雜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自君大人
別酌其尊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禮運言玄酒在室舉
室中明水配罍尊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
配也案江說足正杜氏之誤補禮卽追享朝享賈謂用夏秋之
尊非是詳後云皆有舟者舟以承彝謂春夏皆每彝有舟也下
並同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者釋文云兩獻本
或作戲案獻鄭讀爲犧犧戲聲近故或本作戲以別於諸獻字
也經於春夏及閒祀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其實春夏
及閒祀亦有朝獻饋獻秋冬亦有朝踐再獻以尊同互文見義
也云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者昨唐石經初刻並作昨曆改作
昨昨昨聲類亦同詳司几筵疏此罍別自爲尊與皆有舟文同

而義異賈疏云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廟禁其此之謂也注云祫謂以圭瓚酌鬯鬯始獻尸也者謂尸入室王行初祫卽九獻之始獻也其所酌之尊春夏用鳥彝秋冬用黃彝閒祀用雞彝云后於是以上璋瓚酌亞祫者亦祫於室中謂一獻也酌亦謂酌鬯鬯尊並與王同引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設王祫爲九獻之始灌祫字同鄭彼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至王祫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祫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祫出迎牲后乃後祫其實以此

注爲正也案賈推注義謂王迎牲在后獻後通典吉禮說同然
誦審鄭意蓋王祿畢卽出迎牲逮迎牲而入則后祿已畢二注
義本無異詳內宰疏云朝蹠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者朝蹠
邊人謂之朝事彼注義同此王獻尸於戶西謂三獻也其尊春
夏用獻尊秋冬用者尊間祀用大尊賈疏云王出迎牲之時祀
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入豆入籩王迎牲
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
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膾解而麗之爲七體薦於神坐彘王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蹠用
兩獻尊也案凡后獻皆當用璠爵賈謂同王用玉爵非也詳後
薦血腥謂制祭後血與腥同薦與初殺牲時血毛之薦異賈說

亦非是詳籩人大祝疏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后亞廟尸謂四獻也尊亦與王同朝事豆籩詳籩人醢人職賈疏云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者鄭意朝獻在饋食之後而與朝踐同言朝者以其亦酌醴齊又春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並與朝踐同故云尊相因亦明春夏七獻同名朝獻秋冬三獻四獻同名朝踐也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謂七獻也卒食者尸十五飯畢也酌尸者特牲饋食禮注云酌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酌者尸既卒食又飲膳衍養樂之曲禮孔疏引何氏隱義云酌飲畢蕩口也案七獻亦用玉爵酌醴齊尊與三獻同賈疏

云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旣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
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醡尸因朝踐之尊體齊故鄭先通解之江
永云鄭說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醡尸之獻爲
朝獻言於饋食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强名以朝獻次序則顛
名義則乖案江說近是詳後云再獻者王醡尸之後后酌亞獻
者謂入獻也以醡尸三獻言之則爲再獻亦用瑤爵酌益齊尊
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鄭謂爵用璧角非也亦詳後黃以周
云祭統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
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醡尸也鄭知非初裸及朝踐饋
食之一獻者以一醡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
食已畢乃可行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爲醡尸之一獻則司尊彝

之再獻爲餚尸之再獻尸可知矣云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者謂九獻也對餚尸初獻再獻言之則爲三獻鄭謂諸臣爲賓以璧角酌益齊尊與入獻同今案九獻當依崔靈恩說諸侯爲賓者以瑤爵獻尸其諸臣爲賓酌璧角獻尸乃九獻外之加爵也鄭說失之又案自七獻以下三獻大夫士祭禮並有之故特牲饋食禮尸九飯主人酌餚尸主婦酌亞獻尸賓三獻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亦主人酌尸主婦獻尸賓長獻尸是也賈疏云此言再獻卽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餚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附尸因饋獻益齊之制故變饋獻云再獻詒讓案此注說九獻但用餚益者專據時祭用二齊言之其殷祭依鄭義

祫備五齊祫則四齊與此異詳後云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者貢疏云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加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醣戶節案內宗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案依鄭貢義后醣戶及諸臣獻戶名再獻亦名加爵故謂后亞獻時卽薦加豆籩其實加爵在九獻之外薦加豆籩在諸臣獻戶之時不在后醣戶時也詳後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謂五獻六獻也王以玉爵酌盎齊獻戶尊與入獻同后又以瑞爵酌盎齊亞獻戶尊與王同以其與再獻同酌盎齊又同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故云尊相因鄭言此者亦見春夏五獻六獻同名饋獻秋冬入獻九獻同

名再獻也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饋獻其實先饋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戶未入室再獻是王廟戶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卽禮運云熟其穀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江永云饋獻一節禮運孔疏謂是戶入室之後貢以孰其穀當饋獻節在戶未入室之前今考司几筵吉事變凡鄭注有饋食於堂之語當以賈疏爲正若口旣入室則當食舉矣豈先獻然後食乎又按禮運以薦血腥法上古孰其穀法中古其下文體以獻薦其燔多君與夫人交獻云云皆在未合宮之前獻體卽朝踐也獻燔卽饋獻也然則饋獻不在陰厭之後亦明矣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賈疏云此節

歸人還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
者賈疏云九謂王及后祫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餚尸各一
是各四也諸臣餚尸一并前入爲九案九獻之說異同頗多補
遺孔疏引崔氏說大禮云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
祝在後侑之尸入室乃作樂降神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祫當
灌之時眾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鑿邑小宰注云尸
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
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鬯刀啓其毛而祝
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
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
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

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肺骨燎於爐炭入以詔神
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注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
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剗於主前所謂剗祭次乃升牲首於
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
朝蹠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
齊以獻戶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
退而合亨至薦孰之事陳於堂故禮器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
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
祝以畢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翬諸侯奠角卽
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燔蕭合馨𦶯郊特牲注云奠
胡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翬主人拜以妥

尸故郊特牲云舉肆角拜妥尸是也凡薦饋獻之豆籩士乃以上爵酌壺尊益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醕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敬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瑞爵因酌饋食壺尊醴齊以醕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薦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瑞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瑞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崔說九獻並約鄭三禮注義最爲詳覈通典說略同但依崔義后四獻六獻皆不當用玉爵又崔以加爵在正獻之後

則薦加豆籩不當仍在入獻時疑皆孔依鄭義改之又崔杜所
說行禮節次與賈亦多差異如賈謂朝事延戶出戶在二祿訖
王出迎牲之時崔則謂在血毛詔於室之後賈謂后薦朝事豆
籩在延戶出戶迎牲未入之時崔則謂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
杜又謂在薦腥之後賈謂饋獻在戶未入室之前崔則謂在入
室之後皆當以賈爲正詳邊人內宰及前疏江永別爲九獻之
說云二祿之後當有七獻經文錯綜互見實則朝饋與朝獻饋
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饋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
廟戶乃堂上萬燭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飯熟之始乃戶食畢後
王廟戶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廟戶之獻也禮
運日腥其俎就其數體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燭法中

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設者體解而燭之也祭義曰燭祭
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燭牷祭其有薦燭明矣既以燭法中
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燭而何至於燭熟則
不當有獻何也燭燭之後烹肉既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
室設陰厭以燭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妥尸是時尸卽當食
舉安得有獻益堂上燭燭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
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饌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酙若
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酙尸尸有酙王之禮
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酙尸是謂之再獻
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
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燭

富之又無燔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諭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蹕再獻者與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卑耳醯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蹕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蹕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又云堂上薦腥烟取法前古朝蹕朝獻之尊盛醯齊醯齊渴於盍齊也室中饋就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盍齊盍齊清於醯齊也若王簡戶前用朝蹕之醯齊失其義矣今案九獻之節無明文崔賈孔諸家並依鄭義江氏別爲之說謂朝獻爲薦

燭之獻今攷祭義郊特牲明有薦腥萬物二節而諸家說九獻者咸無薦燭之獻祭義孔疏謂祭腥肉燭肉並在朝賤時賈氏則又謂禮述注所謂孰其殼而燭之者是饋獻之節二說不同似皆不竊江謂薦燭時有獻於義可通但經無見文姑附著之俟更詳覈又案先鄭後注以追享朝享爲禩祫則謂二大祭獻數與時享同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天子祫禩時祭並九獻賈特牲饋食禮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一獻四時與祫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同三獻案賈謂大祫十二獻不知其說云何陳祥道則謂祫亦十二獻江永亦據掌客天子合諸侯而饋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證大祭宜有十二獻是賈陳說並可通要獻數雖有增多而其大節次止此四事

無疑也至通典吉禮說大祫兼用崔賈說謂加爵三通正獻九爲十二二獻則非是特牲少牢加爵並不在正獻之數大祫安得通加爵爲十二二獻乎至天子宗廟時享又有七獻之禮祫器七獻神注云謂祭先公其與九獻異同鄭亦無說禮運疏本崔靈恩說侯伯七獻之禮云朝蹠及饋獻時君告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器君親割牲夫人萬酒是也案崔孔謂侯伯七獻朝蹠饋獻皆夫人獻而君不獻於禮例亦葬通禮文疏略今亦無以定之也云祭之正也者賈疏云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祫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賈

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
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酌尸後三獻天子
諸侯酌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王獻諸臣無文此
又約祭統而言詒讓案二祿爲奠者小宰注云凡鬱鬯父祭之
啐之奠之是也鄭意特牲禮尸飲三而主人獻賓及兄弟少牢
禮尸飲亦止於三明天子禮九獻二祿爲奠不入飲數是尸飲
七而止即可獻諸臣也賈謂鄭以特牲少牢證酌尸三獻同非
鄭意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明王禮九
獻訖尸飲七而獻諸臣故侯伯禮七獻訖尸飲五而獻諸臣是
其降殺以兩之差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
瑞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鄭彼注云戶飲五謂爵戶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賈疏云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以後有戶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不飲是戶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爲奠不飲是戶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爵戶三獻獻祝是也案賈謂祭統據侯伯七獻者言至諸臣再獻而戶飲五可以獻卿蓋深得經注之旨祭統孔疏則謂彼據上公九獻之禮戶飲五謂主人爵戶時而獻卿獻卿後乃主婦爵戶賓長獻戶是戶飲七乃獻大夫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戶又飲二並前戶飲九乃獻士及羣有可以此推之王禮九獻亦當七獻而獻卿不待正獻訖後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亦謂

八獻後王可以嘉爵獻卿嘉即孔氏所本其說與此注不合江永亦駁之云若如孔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其言飲七飲九皆誤蓋尸飲五正獻已畢飲七飲九皆正獻之後加爵也以司尊彝注推之則備九獻者尸飲九而獻大夫尸飲十一而獻士及羣有司可知也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說時享又謂七獻爲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八獻尸飲八可以獻卿九獻尸飲九可以獻大夫士則又并二祿亦入飲數與此注顯迕其謬又不足辨矣引明堂位曰灌用玉瓊大圭爵用玉瓊加用璧角璧散者證九獻用爵不同鄭彼注云爵君所進於尸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賈疏云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爲證爵用玉瓊者謂君與夫人朝聘饋獻時所用獻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十四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卽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節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明堂位疏云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益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邊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案明堂位本作加以璧散璧角此引作加用璧角璧散者鄭依酌獻敍次改之玉爵乃君正獻所用夫人正獻當用嘉爵瑤爵與璧角璧散異賈孔說非也詳內宰反後竟玉爵大圭詳典瑞玉人疏云又鬱人職曰受舉尸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者鄭

彼注破翫爲嘏云王醻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鄭以彼云卒爵
卽謂玉琰爵故引以證王醻尸與朝饋饋食四獻用玉爵同與
后醻尸用璧角異不謂翫爲玉爵也云王醻尸用玉爵而再獻者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金榜云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
當明堂位之加爵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
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獻則賛瑤爵亦如
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醻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
未醻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醻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
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陳祥道云特牲禮主人主
婦既醻尸然後長兄弟眾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

節明堂位日獻用玉珪功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功用
又獻樂主人主婦加樂長兄眾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金
榜亦申崔義云鄭以璧角璧散與瑞爵爲一准靈恩以爲后獻
皆用瑞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案
周人祭祀賓客之禮大宰以玉爵賛王內宰以瑞爵贊后其爵
制異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盤爲加爵如初儀又眾
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十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
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
豆筵王奠石咸不親其事故說加爵當以崔氏爲正案陳金說
是也禮運疏又引崔氏云案特性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
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通典古禮說大始之禮則云加爵者謂

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駿角酌沈齊各行
加爵案杜卽本崔義而謂天子加爵亦止三加則小異經無正
文謹兩存其說以俟攷云彝彝鳥彝謂刻面畫之爲雞鳳皇之
形者刻謂刻木也凡此經彝尊俊彝義皆刻木爲之而加畫飾
唯大尊爲瓦尊無畫飾與諸尊異貢疏云案尙書鵠鳥之不聞
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禹氏三禮圖畫彝腹爲雞鳳
之形云雞彝父三斗尊圖形制如此案舊圖唯雞鳥虎雉四彝
皆云刻木爲之其圖乃畫雞鳳虎雉四物之形各於背上負尊
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形制一二三皆非
真實案聶說是也云皆有舟皆有轡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
有之同者江永云皆有轡皆者皆春秋也皆追享朝享

享也非謂一尊卽一罍也案江說是也據下先尊說舟爲尊下承槃則一尊有一舟矣尊以皆有罍與皆有舟文同嫌爲一尊亦一槩故特釋之明經言皆者主謂六享所同有不謂每獻尊皆有也凡舟皆繫於尊槃則自爲酳尊與獻尊不相涉云昨讀爲酳字之誤也者可几筵注義同昨字於義無取故鄭破爲酳段玉裁云昨酳同在古音魚虞模部聲類同也漢時酳酳字作酳酳字作酳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論讓案大行人亦作酳不作酳此經字例與儀禮不同云諸臣獻者酳罍以白酳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賈疏云王酳尸因朝饗之尊酳齊尸酳王酳用酳齊后酳尸用饋牒之尊益齊尸酳后還用益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益及尸

醉賓長卽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醉是不敢與王之神靈
其酒尊故也詒讓案諸侯爲賓酙尸與后同用盍諸臣獻尸爲
加爵不與后同用盍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謂醉王用清酒醉后用昔酒皇
侃說略同則是醉王醉后亦酌罍尊與此注義不合孔氏已駁
之矣詳酒正疏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丁晏云說
文木部槃承槃也古文作鑿籀文作盤鐘鼎款識有漢車宮銅
承槃槃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寫舉以況舟詒讓案舟蓋別
爲槃以承尊典瑞注說禮主之瓊亦有槃蓋其類也形制注無
文聰氏圖謂舟外漆朱中上有槃下有圓局足六彝形制同唯
足內各隨彝畫雞鳳之類以飾之依聰圖則與榦禁之屬相似

未知古制然否云獻讀爲犧者據明堂位禮器及詩魯頌左傳並作犧也國語周語亦同明堂位疏引鄭志荅張逸云犧尊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云鄭志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尚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犧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犧讀爲摩莎之莎皆是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云犧尊節以翡翠者說文羽部云翡翠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魯頌閔宮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節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云犧尊以沙羽爲畫節孔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節前澗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昔日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染書鑾

杏傳引鄭志作晝鳳皇尾娑娑然據鄭志說則不以翡翠飾與
先鄭義微異孔又引王肅禮器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
以爲尊故謂之犧象詩疏又云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
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姿傳言沙卽姿之字也阮謀禮圖云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
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然則象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
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就是左傳定十年孔疏引
阮王義略同案國語周語韋注云犧尊飾以犧牛莊子馬蹄篇
釋文引司馬彪云犧尊畫犧牛象以飾尊也姑與阮同劉杳
傳對沈約論犧象二尊則並從王義王念孫云莊子天地篇曰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佩具篇曰百闌之木斬而爲犧尊鑿之以剖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貞鑿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矜相近明室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眾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毛鄭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鑿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諶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入公共尊者謂之犧何以知必爲牛也然諶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文器爲證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

雖彝皆謂鑿其形以爲飾苦犧尊爲牛形則與羅鳥諸彝之制
不令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
見有器如牛形者卽援以爲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
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辨也段玉裁云
犧古音讀如沙說文牛部犧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
牲犧尊字皆祖作羲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羲尊故毛於其同音
得其義訓爲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
云犧象一二尊形如牛象真妄說耳云象尊以象鳳皇者與鄭志
說犧尊略同云或日以象骨飾尊者此別義亦得通也明堂位
注云象尊象骨飾之則後鄭亦從或說國語周語韋注義同燕
禮大射犧有象觚注並云觚有象骨飾也義與附同象骨卽象

齒詳繙人壺涿氏疏詩魯頌疏引阮謐禮圖云象尊飾以象案
阮蓋謂尊腹畫象彌氏三禮圖引榮正說同又引阮圖說儀象
二尊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則兼用先鄭所述或說
而又小異詩疏又引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王念孫云
王說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引明堂位曰儀象周
尊也春秋傳曰儀象不出門者並證獻尊字當從儀春秋傳定
十年左傳文云尊以祿神者祿獻散又通稱賈疏云其實獻尸
而云祿神者尸神象尸飲卽是祿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
二灌用饗也云饗臣之所飲也者明此酢饗卑於六尊與鬯
人社壇用大罍明堂位尊用山罍爲祿神獻尸之罍異也引詩
日餅之罄矣維罍之恥者小雅蓼莪文毛傳云餅小而罍大罄

盡也此引以爲酒尊名器之證云舜讀爲稼稼舞盡不稼也者明舜稼音相近義亦通也量人舉舜先鄭注云舜讀如嫁娶之嫁嫁稼聲亦同彼唯擬其音故云讀如嫁此兼通其義故云讀爲稼也段玉裁云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琰殷以舜周以爵又日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舜周以黃目大鼐嫌尊與爵同名故易其字曰稼釋之曰畫禾稼也說文斗部曰舜玉爵也夏日毳殷曰舜周曰爵從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舜受六升或說蓋謂舜彝也爵受一升說文系部引周禮作舜彝詒讓案明堂位舜爵注亦云舜畫禾稼也然則此經舜彝爲灌尊與爵雖殊器畫禾稼則一故同得舜名矣舜爵詳量人疏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郊特牲及明堂位文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舜周以黃目者證三代灌尊之異彼文舜作叟鄭讀爲舜此引從改字引爾雅曰彝卣彝器也者釋器文釋文云卣本亦作攸案卣與攸聲近此猶鬯人注讀仍爲卣也郭本爾雅作卣賈疏云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是儀象之屬爲中鼎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段玉裁云著略疊韻字說文酉部作箸爵詔讓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索隱竝釋象箸爲象尊著尊別著尊字古多作箸與說文同著略蓋漢時常語鄭詩大小雅譜云此其著略大校兒在書籍孔疏以著明質略爲釋以相參證疑著略亦文飾簡略之義云或曰著尊著地無足者明堂位注同孔疏云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張崇義云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圓有朱帶者與微尊相涉恐非其制又

云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竝同但無足及飾耳引明堂位目皆
殷尊也者證著尊是殷制周仍之也云壺者以壺爲尊者說文
壺部云壺昆吾圓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聘禮入壺設於西
序注云壺酒尊也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士
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彼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
方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大射儀文略同公羊昭
二十五年何注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案此壺尊當卽禮經之方壺蘇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壺尊受五
斗胆足高二寸所說容受與中尊合而爲圓形則非是至禮器
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云壺大一石與此壺尊異也陳
祥道云尊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下有足少儀曰尊壺者而其

鼻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引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晉荀躤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左傳釋文載或本作尊與此同杜注云魯壺魯所獻壺樽此引之證以壺爲尊之事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者任啓運云閒祀不常舉也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禘也合於大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案任說是也江永林喬陰說同追享朝享之說當以先鄭爲正宋書禮志載徐道娛議亦從其說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吉禘則無定期故謂之四時之間祀陸淳春秋纂例云古者喪除廟廟合享祫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明作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祫謂之

追享陸氏說禘禮雖與古義不合而以追享朝享爲禘祫亦與先鄭同後鄭所不從故賈前疏及禮運疏通典吉禮並謂祫在秋用秋冬時祭之尊祫在夏用春夏時祭之尊此推後鄭說非經義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尊用犧象山器物尊用黃目彼魯禮參用此三祭之尊與王禮不同禘祫異同詳大宗伯疏云雖讀爲蛇虺之虺者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先鄭意蓋謂此尊刻畫爲蛇虺形故讀從之云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段玉裁云司農易蠭爲虺又爵或說易爲隼三字古音同在脂微部也說文鳥部曰隼或雔字也一日雔字俞樾云疑此字實當爲隼翟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膺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掌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

鳥隼爲旗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旗矣案俞說亦通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燕禮云公尊瓦大禮器又云君尊瓦彝注云瓦彝五斗孔疏云漢禮器制度文也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彝與瓦大同案荊園引舊圖說禮彝與孔同此經大尊卽瓦大亦卽瓦彝據明堂位大尊爲虞尊四代之尊此爲最古故云大古瓦尊祭義說朝事之禮云覲以伙彝注云謂裸之兩彝禮酒亦卽此也云山尊山罍也者明堂位云尊用犧象山罍是山罍山尊得通稱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山罍受一斛盡以山紋云氣也罍崇義云山尊受五斗郭璞云山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案聶說是也此山罍與醉罍名同而實異亦謂之

器尊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彝尊在西又云君西酌饋象夫人東酌罍尊彼文君與夫人異尊雖與禮不合然以饋象與彝尊並列猶明堂位以饋象山罍並列卽此經之山尊卽禮器注未及分析孔疏引熊安生說遂以彼罍尊與此經酢罍爲一而謂彼爲諸侯時祭之禮非也引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者欲見彼泰卽此大尊彼山罍卽此山尊也秦大聲近通用云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者段玉裁云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徐聲原云餞踐音同古益通用儀禮士虞記未敵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案段徐說是也中庸踐其位注云踐猶升也朝事始事尸於堂故謂之踐士虞記卒哭祭畢有餞乃送尸

而飲酒既不在朝時吉祭又無此禮故杜不從故書也云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郊特牲孔疏云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引郊特牲者證黃金爲目之義鄭彼注云黃目黃彝也周所重於諸侯爲上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破先郊以追享爲禱之說也賈疏云案祭法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據春秋經告朔有朝廟破先郊以朝享爲祫之說謂受十二月政因而有朝廟之祭也賈疏云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卽朝享朝享卽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卽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
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
訖因卽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案賈說是也論
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詩周頌我將孔疏引鄭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玉藻注云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
王武王此並說告朔禮也論語集解又引鄭注云牲生日餼禮
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此說告朔後朝廟之祭
此注所謂朝享也故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
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

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又引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案孔述鄭義與賈同分別二禮最折蓋鄭意天子每月朔告朔於明堂禮略用特牛論語注及玉藻注所云是也旣告朔聽朔乃朝享於五廟依時享盛禮用大牢九獻此經所云是也至天子告朔聽朔並於明堂而此注云受政於廟或鄭意亦謂西都無明堂在文王廟如熊氏之說凡告朔必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正月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又謂之朝正後鄭因此經朝享亦稱朝故謂與彼爲一其實非也金匱云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爾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

而行其小故議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
祭祀矣鄭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祫用
虎彝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小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
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也朝廟所供當與
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祝告朔亦狹豈得謂
之月祀乎案金駿後鄭說是也通典吉禮引謹周禮祭集志謂
天子始祖四親廟皆月朔加薦謂之月祭月朔薦與薦新皆奠
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似卽謂朝廟用薦禮金說正與
彼闇合蓋廟享正祫一年四舉此外唯有祫祫則殷祭也若如
後鄭說每月更有朝廟祫同時享則是比月正祭且時享之月
亦當朝廟則又一月一祭其爲煩贅不已甚乎況天子七廟自

二祧外祭應周徧既云朝朔則不可於次日以後遷祭故書洛
誥云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逆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
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
謂將封伯禽也是鄭意朝享諸廟必崇朝畢事故得於後更舉
告祭別禮但朔日之旦王出至南郊明堂告朔聽朔訖而反朝
廟爲時已甚追促乃復徧大祭五廟豈詭給乎殆不可通矣又
賈疏謂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孔疏說同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奏
議及匡衡告毀廟文並以時享外之日祭月祀爲閒祀疑亦本
西漢禮家舊義今攷祭法日祭月祀之文亦見國語周語楚語
及荀子正名篇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說謂天子諸侯月有祭祀

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仲月季月皆爲新之祭陳祥道說同案祭薦散文可通則朔薦薦新亦得爲月祭但必無九獻二裸之禮與此經間祀必不相合況日祭之說尤於經無徵疑春秋以後流傳之誤說不足據也引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文公六年經文三家經朔並作月左氏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是三家古經無作告朔者故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穀梁傳同鄭此注引作告朔蓋兼取傳文改經故引經文而稱傳也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云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

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案此注引春秋經者亦欲見告朔與朝廟爲一事與駁異義意同告朔朝廟之禮詳大史疏云雖禹屬印鼻而長尾者據爾雅釋獸文彼禹屬作寓屬寓卽禹之借字郭注云雖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獮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卽白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說文虫部云雖如母猴印鼻長尾又由部云禹母猴屬賈疏云虎彝雖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尙書云宗彝宗廟之中彝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彝而已也云山彝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亦上雞彝鳥彝明山尊亦刻木爲尊而畫山及雲雷之形故同名山彝也其辭彌則唯畫雲雷而

不畫山形制亦略同說文木部云櫛編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
象施不窮也重文器櫛或从缶論衡古虛篇云禮曰刻尊爲缶
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案王許說與鄭同賈
疏云鑿之字與雷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
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
鑿制韓詩說金鑿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古毛詩說金鑿酒器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
飾龜日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
之鑿者取象雲雷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雖有
詩云我姑酌彼金鑿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
有鑿無黃金飾也案賈所引異義文有攬誤今據詩周南卷耳

孔疏所引補正又卷耳疏云司尊彝注云刻畫爲山雲之形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節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節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案孔說是也爾雅釋器六小罍謂之坎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亦卽據醉罍言之蓋罍有大中小三等大者卽酢罍容一石中者爲山罍與國人大罍皆容五斗小者爲坎所容未聞三等大小迥異罍圖引張鎰圖誤以酢罍爲卽國人祭社之大罍以瓦爲之容五斗孟氏已席其謬燕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又別有盛水之罍士冠禮注亦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與臣酢金罍亦異互詳國人疏凡六彝六尊之

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益齊況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爲數齊爲
蓋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況酌者況拭勺而酌
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醍在
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益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
明酌也醴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酸酒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
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
和茹鬯以醴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
之以茅縮去滓也益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
從醴湜沈從益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
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醉

明酌清酒醕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祿用饗齊朝用
禮疏凡六彝六尊之酌者此詔其酌之法也賈疏云凡六彝之酌
與饗齊爲日六尊之酌與禮齊益齊爲日下有凡酒滌酌上不
言罍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注云

故書籀爲數齊爲斚者並聲類相近葉鈔釋文斚作賚案賚卽
斚之俗數疑卽斚之省詩小雅伐木毛傳云以斚曰湑湑澑之
也與籀義同宋世榮云方言炊箇謂之籀或謂之篆說文篆作
箇鄭司農云斚讀爲儀者段玉裁云說文斚從犬肅聲肅從鬲
虎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
部多合用之處司農讀斚爲儀如周書大誥民斚有十夫尚書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諾作民儀九萬夫亦其證也云儀
酌有威儀多也者先鄭以此獻與饗人詔裸將之儀義同謂賓
祭行裸時升降洗酌及拜送諸威儀多故云儀酌也云況酌者
況拭勺而酌也者況拭之況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搥釋文作搥
節云節本或作拭段玉裁云司農讀況爲搥搥拭猶拂拭也節
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節訓刷治絜清之也搥節之節義與
人凡祭祀節其牛牲注云備訓刷治絜清之也搥節之節義與
彼同節俗或作拭公食大夫禮搥手注云搥拭也拭以巾爾雅
釋詁云拭清也搥拭勺而酌謂以巾搥搥勺使絜清而後以
酌酒也云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者說文水部云滌酒也先
鄭蓋亦讀脩爲滌與後鄭同而別訓爲以水洗勺酌必洗者亦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五百四十九

欲其絜清云盞讀皆爲齊和之齊者賈疏云鄭注酒正爲度量
齊之則齊和義亦通也杜子春云數當爲縮者據禮記正其字
也縮卽茜之假字詳何師疏段玉裁云數古音讀如斂在侯韻
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云齊讀
皆爲粢者酒正注同杜據故書作粢讀則疑當作盞讀皆爲粢段
玉裁云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者正因此經作盞也此
經盞卽粢字故酒正齊皆讀粢云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
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者醴釋文作緹粢醍緹字同鄭引此
者欲明此盞齊亦名醴也詳酒正疏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盞
齊也者鄭禮運注引酒正五齊說之云字雖異醴與盞齊與沈
蓋同物也賈疏云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盞次醴禮運醴次醴以

酸當益處卽一物明酸酒益齊也益齊云酒則酒齊亦通詒讓
案說文酉部云釀一日酒濁而微清也與後注益齊差清義亦
相近引郊特牲曰緇酌用茅明酌也酸酒況于清汁歟況于酸
酒猶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者證數當爲緇況當訓沛之
義並詳後云此言轉相沛成也者郊特牲云明水況齊貴新也
鄭彼注云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是況卽有沛
義上引郊特牲以明酌沛禮齊以清酒沛益齊又以益齊沛汁
獻是轉相沛以成酌也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諺聲之誤也者
郊特牲注同段玉裁云鄭君讀爲莎謂齊諺莎讀爲獻如明堂
位獻尊鄭君獻讀爲要亦其證也又云莎疑本作沙轉寫加艸
如詩之沙鑿案段校是也葉鈔釋文正作摩沙大射儀注同惟

郊特牲注作莎摩莎卽曲禮注所謂接莎詩周南釋文引阮孝
标注又作接莎莎卽莎之俗云煮鬱和秬鬯以醕酒摩莎沛
之出其香汁也者卽郊特牲所謂汁獻泥于醕酒也彼注義並
與此同釋名釋姿容云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大射儀
兩壺獻酒注云獻蕡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娑沙亦
通此言築煮鬱草以和秬鬯因其太濁又和以益齊復恐鬱煮
築未至香汁難出故又用手上下接搗之以散發其香汁使易
出也必和以益齊者郊特牲注云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
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者卽郊特牲所
謂縮酌用茅明酌也彼注義亦同賈疏云醴齊對益齊以下三
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云益齊差清和以清酒

沛之而已者卽郊特牲所謂醴酒況于清也彼注義亦同又云
沛益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案沛之謂用筐醸之也凡
沛用茅者謂之籩不用茅者直謂之沛詳甸師疏江永云益齊
況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況之記言明水況齊新之是也非謂三
酒之清酒爲況也案依鄭義況鬱以齊況齊以酒況酒以水依
江說則無論齊酒況皆以水義亦得通祭統云宗婦執盎從夫
人薦況水況水似亦謂況酌之明水鄭彼注謂凡尊有明水因
兼云水疑未確若然醴盎二齊同沛以明水但醴沛用茅盎不
用茅故籩況異酌而郊特牲謂醴況於清者或以水爲膳夫六
清之一實非三酒之清酒與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
疑舊本作醴今據宋婺州本注疏本正竟以酒正有五齊而此

經止有禮盃二酌故鄭以清濁差次推約之以泛齊下從醴齊同縮酌緹沈上從盃齊同況酌酒正注云自禮以上尤濁縮酌者盃以下差清是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據此文在二齊之下與酒正事酒昔酒清酒三酒在五齊之下同故知凡酒卽謂三酒雖有三同爲脩酌凡者率較之言也云脩讀如滌濯之滌者滌濯見大宰職讀如賈疏述注作讀爲段玉裁云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脩字於義無施直易爲滌字滌條聲條與脩同攸聲故爲聲類案段校是也丁晏云條浪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脩讀曰條古脩條滌聲相近云滌酌以水和而沛之者賈疏云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日清滌且舉國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江永

云凡酒滌酌謂以所酌之玄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黃以周韻
脩爲滌云士虞禮明齊浚酌浚之言滌內則注齊人浚曰滌是
也案黃說亦通士虞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浚釀此酒則
與鄭水和沛之義亦不迕也云今齊人命浩酒曰滌者說文水
部云浩澆也浩酒蓋以水澆和酒之稱與沛酒事相類段玉裁
云浩酒蓋鄭時呼沛酒之俗語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郊
特牲注義同以下並釋前引郊特牲之義郊特牲孔疏云事酒
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云澤讀曰醡明酌清酒醡酒沛之皆
以舊醡之酒者郊特牲注亦云澤讀爲醡舊醡之酒謂昔酒也
沛醴齊以明酌沛醡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醡酒天子諸侯之禮
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

酸酒以舊醉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醉之酒者爲其味厚脂毒也案此記者舉其時制爲況不與禮合依此經事酒清酒同和水沛之酸酒卽益齊沛以清酒皆不用昔酒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饗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能用見酒者卽以酒正有五齊而此經四酌饗齊本不在五齊之數則唯用醴益二齊而已故定爲時祭用一二齊而以上文時享九獻之次差之二祿用饗齊故此經亦首饗齊祿後三獻四獻爲朝賤此饗齊後次醴齊當爲朝賤所用而七獻之朝獻與朝賤尊相因則亦同用醴齊可知也朝賤後五獻六獻爲饋獻此禮齊後次益齊當爲饋獻所用而八獻九獻之再獻與饋獻尊相因則亦同用益齊可知也其凡酒旣非正獻所用明唯諸臣

自醉用之而已云唯大事與大廟備五齊三酒者賈疏云此據酒正二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卽此大事是祫可知也禮運孔疏云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盃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酌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盃齊

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一齊三酒則自祫禮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益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益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益齊后亦酌益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益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益齊三酒同於祫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賓入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益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鑿彝盛明水黃彝盛醴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

尊其明水醴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其祫祭所用四齊者
祫祭在夏醴齊益齊盛以犧尊醴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饋獻
用醴齊后亞獻用益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
王醕尸因朝饋醴齊后醕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
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
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益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
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祫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
兩而已江永云前說謂時祭惟用醴益二齊後又謂春夏用醴
沈秋冬用醴益自相抵牾其言祫祫用齊之差及所用尊彝之
異亦恐未必然鄭司農謂追享朝享爲祫祫則祫祫彝當用虎
雖尊當用大山耳案崔孔所說宗廟之祭大祫用五齊時祭用

二齊依此注義也祐用四齊依禮運義也並推約二鄭二禮注說差次之但經無見文未知是否至孔後說謂時祭亦兼用醍沈則與鄭此注不合江氏糾之是也又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謂圜丘祭天備五齊與宗廟祫同祭感生帝用醴齊以下四齊與宗廟祫同五時迎氣用醴登二齊與宗廟時祭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則謂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以下四齊二說小異鄭既無說今不具論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大喪存奠彝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注云存省也者爾雅釋詁云存省察也云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者大遣奠葬日於祖廟之庭設大奠凡喪奠有十以大遣奠爲最盛故設彝也詳大史喪祝疏賈疏云大

喪之莫有彝尊盛饗也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壇爲大遣奠時有
之故鄭云謂大遣時此大奠微之早晚無文案禮弓云朝奠日
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微之夕奠至朝乃微是朝夕乃微其

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微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存省之意
也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

卽徹疏注云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者據大宗伯文大旅卽旅

上帝也云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者賈疏云以其祭云亦
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不卽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
微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
此義但不卽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

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案表記

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祭上帝亦有秬鬯或當如賈說奠而不祿也表記孔疏謂秬鬯卽五齊則非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左右玉彤形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疏注云五几左右玉彤彤漆素者賈疏云其玉彤以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彤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彤几國賓云左彤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爲神也又云凡几之長短阮諤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戴震

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寸而合二筵直案戴說近是阮闔長五尺於度太長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几長七尺則尤長恐非又曾子問孔疏及聶氏三禮圖引阮圖並云几高尺一寸與賈所引不同今攷人在席則馮几在車則馮式與人式崇三尺有三寸几高三尺與式崇約略相從若高尺二寸則太低不可立馮孔所引亦非也聶氏又駁阮圖云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中央黑漆矣蓋取形漆類而案之也案聶說是也書顧命又有文貝几非生時所用此經亦無之筵席度互詳匠人疏云五席莞藻次蒲熊者釋文云藻本又作縹阮元云經作縹司農讀爲藻節君則仍用縹字今本作藻非案阮說是也敍官注云其言之筵席通故此五席亦通莞蒲二筵數之賈疏云亦數出下文

仍有葦蓆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詒讓案書顧命又有屢席底席疊席筭席鄭彼注以爲非生時席故此經亦無之詳後疏又王卧寢衽衽掌於玉府非此官所共設詳玉府疏云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者貢疏云卽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奥及堂酢席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案大射在辟雍貢謂在虞庠誤亦詳後疏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緝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儀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幽

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練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綠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破冕服馮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繩席削蒲蒻展之稱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凡大朝覲者賈疏云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日大宗遇也案大朝覲卽司儀所云合諸侯之事賈謂非常朝是也但謂常朝春夏受贊於朝則非詳大宗伯疏云大饗射者賈疏云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卽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

小學虞庠中案王大射在大學辟雍亦設黼依與在廟同也賈謂大射在西郊小學虞庠中射義孔疏又引此經謂大射之射宮在廟並失之詳諸子疏又王春與邦國貢士大射於東郊則爲壇壝宮當亦設黼依詳司裘疏云凡封國命諸侯者並謂策命諸侯於廟也詳大宗伯疏云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者此家上朝觀以下諸事言之觀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凡天子袞冕負斧依卽大朝觀廟中之位又明堂位亦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是大朝觀或在明堂其設位並同林喬蔭云大射儀言公席于阼階上西簷賓席於戶西南面而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之席在戶牖閒賓不得有戶西南面之席蓋西階而東鄉矣云設莞筵紩純者以下並此官

共設筵席之官法也筵唐石經作席案此鋪陳之筵不當作席
阮元云涉下文誤是也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彼箋云莞
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孔疏云釋草云莞苻蘿某氏日本草云白蒲一名
苻蘿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
苻蘿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靈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
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靈者在下善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
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
知莞小蒲之席也郝懿行云莞說文作𦥑云夫蘿也按莞與蘿
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

所謂蒲萃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也非蘭屬爾雅借莞爲莞舊注及郭俱云莞蒲可知此乃蒲之別種細小於蒲爲形纖弱故名蒲蒻作席甚平故曰蒲萃鄭箋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草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似蒲之莞非似蘭之莞也似蒲之莞今江南席子草是矣案鄭說深得鄭指說文艸部云莞艸也可以作席依鄭斯于箋義則莞艸雖自可以爲席然凡詩賦之言莞元筵莞席者莞並曉之段字乃小蒲之席與莞艸席不同列子天瑞篇云老韭之爲莞蔬葉罽而不圓故與韭相似若莞則不似韭也漢書東方朔傳莞蒲爲席顏注云莞大蘚也今謂之葱蒲與詩箋義同書顧命豐席爲傳及孔疏引王肅並釋爲莞蓋欲以當此莞筵鄭所不從不足據也

云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所謂加席也賈疏云以席三重
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者卽謂之席
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日筵藉之曰席案賈說非也依
禮器說此王位設莞筵蓋五重上加線席次席皆不重凡禮經
通例同席謂之重異席謂之加詳後注云斧謂之黼其繪白
黑采者采賈疏述注作文明闕注疏本同斧謂之黼爾雅釋器
文郭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覲禮斧依注云依有繡斧文所
以示威也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彼及諸文多
爲斧字者據續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
繡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鑿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
義故鄭以斧釋黼詒讓案畫績職黼爲繡采鄭觀禮注亦以斧

依爲朱纁斧形古書多云畫斧蓋所聞之異又下次席黼純黼亦爲繡故說文巾部云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是也書顧命蔑席黼純爲孔傳則云自黑雜繪緣之彼專據繪色言之無繡斧與黼依異也云以絳帛爲質者言以絳帛爲地而復以黑白繪之賈疏云鄭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卽丹質也王鳴盛云周人尚赤黼辰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云依其制如屏風然者據漢制爲釋貌禮注云依如今綿素屏風也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支屏風於牖戶之間釋名釋牀帳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書顧命狄設黼扆綵衣爲孔傳云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郊注云窗東戶西也禮天斧扆

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顧命孔疏引郭璞又云禮有斧辰形如屏
風畫爲斧文置於辰地因名爲辰案禮經之依尚書爾雅皆作
辰隸釋漢石經尚書又作衣說文戶部云戶牖之間謂之辰从
戶衣聲則辰爲正字依衣皆同聲段借字魏書李謐傳明堂制
度論引鄭氏禮圖及北堂書鈔屏風門引三禮弓矢圖並云辰
從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有畫節今之屏風則遺策
也禮圖及郭璞僞孔傳並依鄭義惟以繡爲畫小異漢屏風制
詳掌次疏賈疏云案爾雅牖戶之間自辰於辰之處設黼黼卽
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卽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
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辰卽以黼辰爲搃名也案依者屏
風之名惟其節爲斧形賈以斧爲屏風名書及詩大雅篤公劉

孔疏說並同誤也又賈以依爲皇邸者蓋因大朝觀在壇不在廟則無戶牖之間不可以言依經總云王位設黼依不可以通於此故取掌次之皇邸以爲釋如其說則依與邸同物在廟則曰黼依在壇則曰皇邸因地而異其名不知經典說黼依未有飾以星羽者掌次皇邸設於次不設於壇廟此職黼依設於壇廟不設於次二者迥異不可並爲一也至大朝觀在壇無戶牖在明堂則王位正當大室中戶而兩竈夾之亦不得在戶牖之間然皆未嘗不可設黼依金榜云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司几筵職凡大朝觀大贊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故謂牖戶間爲扆則可謂依必設於牖

戶聞則不可案金說足釋此經之疑蓋辰本屏風之名因其多設於戶牖之間故卽以辰名其地非屏風因置於辰地得名亦不得謂非屬戶聞卽不得設辰也黃以周云土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繡斧耳案黃說是也賈聘禮疏又謂諸侯辰無屏風亦非云於依前爲王設席者依前卽戶牖間省文亦云牖間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筵席黼純華玉仍几僞孔傳云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孔疏謂彼牖間卽此依前是也凡廟寢皆五架後櫺以前爲堂室南嚮東爲戶西爲牖依當室外戶牖之間依前卽堂後櫺前正中之位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旣立又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

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詒讓案凡几皆設於席上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於奥祝設几于筵上是也此玉几謂以玉飾几卽顧命之華玉几僞孔傳云華采色華玉以飾葱几孔疏引鄭書注云華玉五色玉也此玉几不言色者文不具鄭司農云紛讀爲豳者段玉裁云國與份彬虧二字同文兒公冠篇邠或卽彬或上林賦玢豳音紛彬二云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者先鄭爲兩讀以後讀爲正故釋其義段玉裁云粉色白如尚書粉米取其潔也紛豳粉三字古音同部丁晏云尚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云純讀爲均服之均者賈疏云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卽準音與純同段

玉被改讀爲爲讀如云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爲轉寫之誤也假令易其字爲均則當云均緣也而不云純緣也矣如下文敦讀曰縗縗覆也乃讀爲仍仍因也皆可證賈云左傳均服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今本疏均字謬均案吳都賦六軍均服劉達注引左氏傳均服振振均同也士冠禮均玄注均同也古文均作均今儀禮均誤爲祫杜左傳均誤均皆非古本土冠禮注古文均作均則均均通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案段校是也云純緣也者屢人注同凡此經諸筵席有黼畫綉績四等之純皆以尊卑爲次書顧命有庭席綉純僞孔傳云綉襍彩此經無之亦文不具猶飲酒公食大夫記又有蒲筵綉布純葦席玄帛純彼繙玄用純色無文益大夫以下之殺禮非王

侯所用故經亦不著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弁師繅旂先鄭注亦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賈疏云韻從桓二年臧伯僖云藻率鞬鞬厲旂繅此並取彼義也段玉裁云儀禮注云今文繅作璪然則繅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爲藻字藻謂畫水藻文也鄭君云藻席削蒲蕘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繅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璪玉節如水艸之文蓋許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據司裘故書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以虎侯爲熊侯之次先鄭見此下有熊席爲熊皮席以彼文例此則熊席之次當爲虎皮席故云次席虎皮爲席也引書顧命以下者顧命篇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擇甲子王乃洮領水相被冕

服澣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形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此槩括引之證大朝覲王澣玉几之事馮今書作澣
卽馮之俗釋文及賈疏述注亦同今從嘉靖本云玄謂紛如紾
有文而狹者者顧命箇席玄粉純爲孔傳云玄粉黑綏孔疏引
鄭書注云以玄組爲之霖惠棟云漢官儀云綏長一丈二尺濶
三尺故云有文而狹詰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說綏制云凡先合
單紺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澣爲
一圭皆廣尺六寸紺之制蓋與彼相類鄭書注以紺爲組者說
文系部云組綏屬文選張衡東京賦次席紺純薛綜注云紺純
謂以組爲緣與鄭同也云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
歎矣者弁師注云繅雜文之名也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說文

辨部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云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匡牀蒻席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席有蒲子露林卽此鄭意繢席卽削蒲爲席惟以五采合編之漢時席蓋有爲合獄文者鄭據目驗爲況也顧命底席爲孔傳云底蒻莘繩文引馬融孔疏引王肅並云青蒲席也爲傳之意蓋以彼底席當此繢席又彼篾席釋文引馬融云繢蒻孔疏引王肅云纖蒻莘席說文苜部作莫席說與馬同案馬王僞孔諸說並鄭所不從與此繢席蒲筵等並不相當也蒲蒻互詳蘆人疏云畫謂雲氣也者顧命豐席畫純僞孔傳云彩色爲畫孔疏引鄭書注亦云以雲氣畫之爲繢與此注同畫雲氣詳畧人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周書器服篇有

桃枝蒲席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席竹席也顧命箋席爲孔傳
云箋桃枝竹文選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箋劉逵注云桃笙桃枝
簾也爾雅釋艸云桃枝四寸有節戴凱之竹譜云桃枝皮赤編
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箋席者也案顧命箋席亦繡純
孔傳釋爲桃枝竹蓋欲以當此經之次席繡純孔疏說同禮器
疏引鄭書注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又顧命疏引鄭
注云箋析竹之次青者則鄭說與僞孔異蓋顧命四席與此經
五席純略同而席異不可以彼說此觀禮賈疏謂箋謂竹青據
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孔與鄭同非也又顧命庭席豐
席筭席孔疏引鄭注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豐席刮涑竹席筭
析竹青皮也僞孔傳云筭翦竹釋文引馬融云筭若也彼諸

席雖皆用竹然亦皆非生時席不足相證次列謂刮竹次第編之自成文章與上繅席編以五采異黃以周云知繅蒲蒻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爲桃枝竹席則繅席爲蒲蒻之織敍者矣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立謂昨讀日酢謂祭祀及王受醉之席尸卒食王爵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玉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者昨唐右經初刻作胙席改作昨詳後賈疏云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爵尸尸酢王王受醉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又云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今天子唯三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祫祭當四重時祭

當二重皆用此三種一席耳故此唯見三種席也禮器孔疏引
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諸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
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其平常
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案賈卽
本熊說然非經義也此大祭爲神所設之席則莞筵加綵席次
席並不重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也其于酢席則莞筵五重
加綵席次席皆不重與朝覲饗射等同此禮器所謂天子之席
五重也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燕禮鄭注云重席
重蒲筵繙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入公食大夫記云蒲
筵當繙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案張說甚析綜校禮經筵
席陳設之例凡同席而重袞設之者曰重不重則曰單禮器所

云是也異席而增益設之則日加此經及儀禮所云是也重席止一種席若燕禮之重席及書顧命敷重篾席亦卽以篾席重繁設之不加他席是也加席則非一種席若此經莞筵加縹席復加次席之類是也下鋪之筵有重有單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禮器所記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大夫席再重者並指重筵而言而熊孔賈諸儒乃雜引加席以釋之遂謂此經莞筵加縹次二席爲止三重席又以爲時祭先王之法禘祫則以次遞加不知此緣次爲加席本不入重數而莞筵則自有單重之別其有加則一也若如熊說以單席爲無加席則此經天子祭先王莞筵上有縹席次席之加下文諸侯祭祀蒲筵上亦有莞席之加明是不單之席不幾與禮器之文相違乎是知重席單席非

有加無加之謂也鄭注燕禮釋重席爲重蒲筵又注卿辭重席云重席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注鄉飲酒禮大夫辭加席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注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正也賓一重席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重與燕禮注自相抵牾蓋鄭亦未通校禮經故其說游移不定此鄭賈諸家所曰誤也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賈疏云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卽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段玉裁云依司農注似昨本作昨從自不從日也丁晏云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先尊云主階則讀爲阼古胙

與阼通荀子哀公篇登自阼階注胙與阼同曹騰碑跋胙之初亦以胙爲阼胙醉皆从乍聲古或假借案段丁兩說近是公食大夫記云不投几無阼席彼食禮輕公不坐故無阼席若饗禮重則當有阼席故先鄭據以爲說膳夫胙俎亦卽少牢特牲禮之阼俎也云玄謂阼讀曰酓者司尊彝注義同云謂祭祀及王受酓之席者明祀先王及王受酓二者並有二加席也云尸卒食王酓之卒爵視受之又酌授尸尸酓王於是席王於戶內者特牲饋食禮於尸九飯告飽之後云主人洗角升酌酓尸拜受卒爵視酌授尸尸以酓主人主人拜受角啐酒醴嘏主人酌獻佐食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獻視及佐食如初賓二獻之初席於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卒爵主婦

受爵醋卒爵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更爵醋卒爵降復位彼經之醋卽此經之酢天子祭禮亡故鄭依彼士禮推而致之鄭彼注云席於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又彼禮於陰獻未迎戶之先云祝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是戶內西面爲主人之常位故設席于彼王席蓋亦設於戶內西面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卽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賈疏云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卽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

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酬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性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江永云特牲賓長三獻尸爵止於是主婦入戶致爵於主人受爵醉主人入房致爵於主婦更爵醉人君禮亦當諸臣獻尸戶止爵而後夫婦致爵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續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疏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者禮運說祭宗廟用越席彼注云越席翦蒲也孔疏云卽蒲席蓋記者裸陳夏殷之禮詒讓案

郊特牲二云莞簾之安而蒲越檠棘之尚猶越卽越席亦跟此蒲筵也蒲爲蒲之大者與莞爲小蒲精繩不同此諸侯宗廟時祭及殷祭爲神所設之單席蓋蒲筵加莞席並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謂此諸侯祭祖席蒲筵加莞席卽爲二重不知此祭席爲鬼神設不當有重重席亦非有加之謂熊說並誤詳前諸侯祭席下蒲上莞降於天子下莞上簾八公食大夫記二云蒲筵加萑席彼大夫禮下蒲上萑又降於諸侯也公食注云今文萑皆爲莞則與此諸侯祭席同非其差次故鄭彼注不從也二云右影几者少牢饋食禮二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案士昏禮士虞禮凡爲神席設几皆云右几又有司徹云尸還几北面奠于筵上左之注二云左

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此彫几爲鬼神設故在右也彫几者說文彑部云彫琢文也又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離几段玉裁云說文作離假借字今周禮作彫正字案段說是也彫者礲而刻畫爲文書願命有離玉几僞孔傳云雕刻鏤此彫几諸侯所用或刻鏤而不用玉與注云繪畫文也者巾車注同說文糸部云繪纖餘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繪畫也禮運孔疏云初畫日畫成文日續賈疏云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續卽非畫雲案續人蹕對方爲續是對方爲次畫於繪帛之上於席爲絾也王引之云畫雲畫文皆畫續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續今案文選神女賦李注引著韻篇曰續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繢條續總蘆注曰續亦條紐之屬也似纂

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上文莞筵紛純粉亦
組也但纁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日具父母大父母衣
純以纁蓋亦以赤組爲緣與蒲筵纁純同又玉藻編布冠纁綾
諸侯之冠也纁亦組也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纁之禩
高注曰禩纁也蓋以赤組爲纁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兄人
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謂以赤組爲方領也案王說亦通又說
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纁繪古字多通用則纁純或當爲繡
緣亦未可知要繪畫不得重用鄭義自不塙耳云不莞席加繡
者繡柔穢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葉鈔釋文云穢本或作
懦又作孺同如充反段玉裁云穢當是本作穢假借爲懦字凡
隸書從莫之字多誤爲從需故說文漢祭字今本竝篆文誤作

潘案段說是也詩陳風澤陂箋云蒲柔滑之物此繩席編蒲蒻爲之故柔硬也柔硬猶匏人注云柔需互詳彼疏賈疏云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繩今諸侯祭祀席下蒲上莞不亦如下莞席加繩者以其繩柔硬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卽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繩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繩在莞下者繩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詒讓案鄭言此者以下文昨席莞筵尊於蒲筵加繩席亦尊於莞席嫌昨席尙於祭祀故特釋之明生人席取柔硬鬼神則不妨清堅非尊卑之次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繩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

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形几疏昨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者
昨唐石經初刻亦作牋後磨改作昨此昨及筵國賓並冢上諸
侯爲文賈疏云諸侯酳尸尸醉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而設此
二席云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同二種席也又
云禮器云諸侯三重今諸侯二重者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
謂大祫祭時若祫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祫與時祭同卿大夫已
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
祭祀同也案此疏亦誤以加席爲重席之數也禮器說諸侯之
席三重孔疏謂三重則四席其說是也而引熊安生說則以此
諸侯酳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爲二重卽賈氏所本今以禮器及
禮經通例攷之此諸侯祭祀酳席及筵賓之席並當莞筵三重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平

楚國子社一本

加繅席不重酢席亦無禱祿時祭之異熊賈說並誤又案諸侯
饗賓亦當莞筵三重加繅席不重郊特牲所謂大饗君三重席
而酢者蓋專據莞筵而言孔疏引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
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是爲禮經重席之的解賈從熊氏
說諸侯朝饗三重爲有二加席故云加重數非常不知諸侯席
有三重無三加若如熊賈說則諸侯祭祀酢席止加一繅席何
以饗賓乃有一加多於祭祀乎且天子饗祭加席數同而諸侯
獨異於禮例亦不協也其孤祭祀酢席當用莞筵再重加繅席
不重大夫祭祀酢席當依公食大夫記用蒲筵再重加桂席不
重今少牢禮不言加席者文不備也其神坐之席亦不重也若
大國之孤四命謂之諸公亦得三重席多於大夫燕禮所謂諸

公席三重者蓋用莞席三重加縷席不重賈謂少牢唯一重席亦非也云左形几者賈疏云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形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彌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形几使不蒙如也注云昨讀亦曰酢者段玉裁云亦者亦上文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賈疏云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己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案先鄭引禮記賈謂據王制國老未嫡此似據成語今二戴記並無其文惟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又云君升

寄公國賓于位鄭彼注云國賓聘大夫疑禮家舊說謂彼國賓爲老臣故先鄭引之也通典賓禮引此經說之云國賓主公之所不臣者馬融以爲二王後則馬謂國賓在王國爲賓恪之國來朝者與二鄭說並異於義亦通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與喪大記君拜國賓之文相應若然國賓在王國則當爲二王後在侯國則當爲他國之君來朝及王人來聘者喪大記國賓同若鄭國聘大夫卑君當喪時不當爲出及拜之與寄公等也云爲布筵席於牖前者太室前南鄉之牖也說文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凡天子諸侯宗廟路寢皆有東西房其中爲室房室皆南向開戶東房則戶近西西房則戶近東而皆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北牖前卽

當室中偏西室牖之前爲位也黃以周云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西序爲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西如士冠筵于戶西記以爲醴于客位是也或在牖前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于戶牖閒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於西北是賓席在牖前不在戶西明矣案黃說是也凡王侯廟寢室皆東戶西牖戶牖之間爲堂之正中東西距戶牖正等戶西則在堂中微東距戶近而距牖稍遠牖前則在堂中之西正當牖而距戶甚遠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而鄉飲酒義則謂坐於西北此經之辰前牖前立文不同明地亦異也顧命牖閒卽戶牖之間與此牖前異詳前云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後鄭意國賓於侯國當廣陔朝聘賓客賈疏云案大小行人及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五
楚學社本

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葢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葢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聘禮將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潔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葢席今據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案賈據公食聘禮注推鄭意是也聘禮疏

說同司儀象胥國客並專主臣言則此國賓自以君主言爲正鄭以孤亦得用此席奉連及卿大夫耳又依後鄭此注說諸侯待朝聘賓客皆莞筵加繅席則天子之禮當亦然故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待諸侯之孤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繙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然天子燕臣亦然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案熊說亦巾儀禮注義賈此疏及聘禮疏說略同鄭意或當如是惟諸侯相朝當莞筵

三重加繅席不重熊氏謂止以莞繅爲二重則誤云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者筵賓之席及加席並與酢席同故經云亦如之惟几有左右之異又彫几之外更有彤几故特別言於後明几

不如酢也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者說文彥部云彤丹飾也博物志引董仲舒云彤者赤漆賈疏云彤几亦謂孤也依聘禮注

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詔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

漆几差次然也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

設席

疏甸役則設熊席者甸當依小宗伯注讀曰田卽大宰故

人之田役詳彼疏此熊席無加又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謂

卽禮器所云鬼神之祭單席是也云右漆几者漆柰之借字詳

載師疏段玉裁云說文几部日周禮五几玉几彫几彤几髹几

素几說文作髹則香牛切柰部日篆柰也從柰形聲與柰字義同而音別攷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漆境之漆直謂粢漆也玄謂粢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鄉射記注亦曰粢赤黑漆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漆而易爲髹字亦當是杜子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用其聲類讀爲漆釋爲髹而鄭君從之二經皆以髹定其色髹几赤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彤几素几髹飾以別於疏飾素飾革飾雀飾但言漆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不從髹者鄭意漆几黑几如巾車之漆車黑車言漆則色已明不同漆飾之必當訓爲髹以別於下文漆車之色也從鄭爲長案段說是也書顧命亦有漆几許作髹不足據注云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者此特言王者明不冢上諸侯爲文也甸亦當讀爲田田役卽謂王大田起徒役與大宗伯大田大役分屬二事不同大功役王不親與又無表貉之祭故知唯王田有此事也賈疏云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閼禮敎戰訖入狩田旣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案依鄭賈說則田役之熊席爲表貉之神設也呂氏春秋分職篇云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是生人坐席亦有用熊者鄭知此熊席非王所坐者以經云右漆几知爲鬼神設也表貉詳肆師疏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葦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葦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近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立謂柏椁字磨滅之餘

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故讀曰蓋蓋覆也棺在殯則棺蓋既安
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質不同
祭於廟同凡精氣合疏設葦席右素几者葦詳澤虞疏巾車素

車注云以白土塗車也此素几當與彼同喪事略故不漆也云

其柏席用葦繭純者葦唐石經初刻作葦磨改作葦案葦席正

字當作葦說文艸部云葦艸多兒又葦部云葦小爵也並非此

葦席之義注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凡非一之

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

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

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

鄭云謂凡奠也案曾子問記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祝升奠幣

于殯東几上注云凡筵于殯東明繼體也孔疏云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庚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凡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卽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

不在下室而廟皇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
非也熊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祭有席
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
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
家之說熊以爲是皇庶以爲非今案依皇侃說則此素几唯下
室之奠有之其殯宮則自天子至士並葬後始有素几此注云
凡奠乃專指下室言之也依庾蔚之說則下室殯宮未葬以前
皆有素几此注乃通殯宮下室二者言之也依熊安生說則天
子諸侯殯宮有素几葦席大夫士大祭始有席虞始有几孔穎
達從熊氏又謂凡下室奠用吉几殯宮則天子諸侯有素几賈
後疏亦用熊義又謂天子諸侯始死卽有几筵是此注乃專指

殯宮始死大小斂及殯後諸奠言之也其大夫士則大斂奠始有席虞乃有素几故士喪禮大斂云奠席在饋北士虞禮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云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孔疏引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又引鄭志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日饋下室內寢也是下室有饋無奠此注云奠自不兼下室足證皇廟二說之非孔謂下室用吉几亦卽本謝茲說也陳祥道云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則虞亦喪事也云葦如葦而細者者葦當爲葦說文艸部云葦葦也从艸葦聲又云兼葦之未秀者蘆葦也八月蘆爲葦葦鳥葦葦之初生一日蘆一日蘿或作芟葦大蘆也段玉裁云

蒹葭葦一也今人所謂荻也葭葦一也今人所謂蘆也蘆一名
蘆一名蕪一名蒹葦一名華釋艸曰葭華蒹蘆每二字爲一物
又曰葭蘆茭亂亦每二字爲一物葭蘆卽葭華也茭亂卽蒹蘆
也夏小正傳毛公許君說皆同此舍人李巡樊光則云蘆亂爲
一艸陸璣郭璞則又兼葭茭爲三矣夏小正七月秀蘆葦傳曰
未秀則不爲蘆葦秀然後爲蘆葦又曰蘆未秀爲茭葦未秀爲
蘆按已秀曰蘆未秀則曰蒹曰亂曰茭也案段說分別蘆葦二
艸最精爾雅釋艸茭亂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蘆
鄭此注謂葦似葦而細猶郭謂茭似葦而小矣陳祥道云葦似
葦而小則葦席疊於葦矣故喪禮葦席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
席者丁晏云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

日柏讀與迫同詒讓案公羊文二年傳云柏者迫也史記張耳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柏者所以自迫促並以迫訓柏故先鄭以爲釋然此經迫地之席並稱筵其加席乃稱席分別甚明則柏席不可云迫地之席故後鄭不從云葦居其上者先鄭既以柏席爲迫地之席意上仍有葦席舊上文諸筵上並有加席也云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者此先鄭引別說接下每敦爲義也孔廣森云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特性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葦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寢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葦葦所織作者日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案依孔

說則或讀敦如槃敦之敦項安世王應電亦舉玉府玉敦證或
義是也後鄭則以此職諸几皆人鴻之几與寢器之案不同故
亦不從也云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者段玉裁云鄭君謂櫛字
磨滅成柏亦字之誤也王念孫云柏者椁之借字注以柏爲椁
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莊子齊物篇南椁子
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案王說亦通云椁席藏中
神坐之席也者賈疏云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蓋者段
玉裁云敦在古音諱文欣魂痕部蓋在尤幽部聲類不同而敦
弓卽彫弓鷺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蓋亦以雙聲也諱
讓案喪大記大夫殯以椁韓注云椁或作椁或作椁卽此敦蓋
通借之例云蓋覆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棺在殯則椁蓋者槨

弓顏柳曰天子龍輶而椁轔鄭彼注云轔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又云天子之殯也故塗龍輶以椁注云敢木以周龍輶如梓而塗之案蓋與轔同云既空之則加見者既夕禮乃空藏器于旁加見注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如此則棺不復見矣賈彼疏云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此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明椁與見皆所以覆棺故經謂之敦也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者明經云每轔是爲兩喪同時在殯設文異凡則亦異席也賈疏云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益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

是同時在殯也皆異几禮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箋注云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孔疏云謂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賈疏云言祭於廟者謂吉祭時以其禪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月乃設同几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歸廟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祿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

莫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

注云故書仍爲乃者丁晏云仍从人

乃聲釋詁仍乃也漢書匈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
記仍作乃說文乃部迺从乃省西聲讀若仍釋詁迺乃也古乃
仍通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
節也者說文支部云變更也有節似謂就其木質更加以雕刻
與上玉彫彤漆之飾不同詳後云乃讀爲仍者乃几無義故依
顧命讀爲仍也云仍因也因其質謂無節者據爾雅爲釋上經
云凡喪事素几故云無節然顧命仍几有華玉文只明是有節
先鄭後既引彼證義則不宜絕不檢照猶疑先鄭所云有節無
節者專就其質言之几以木爲質因其質無節者謂唯繩以貝
玉而不復彫刻其木也明堂位云爵用玉琰仍雕彼玉爵亦以

木爲質而繩以玉仍繩者謂就雕其玉而不繩其木書雕玉仍
几亦此義也後鄭彼注云因爵之形爲之飾也說亦未析若然
以此及顧命明堂位三經綜校之先鄭因質之詁自通但云無
飾與書貝玉之文似牾斯乃立文偶未審密要其義實長後鄭
不從似未達其旨至顧命僞孔傳亦謂仍爲因而云因生時几
不改作與二鄭義復異與此經及明堂位仍繩義亦不能相適
書義恐未必然也引爾雅曰屨仍因也者釋詁文引以證仍有
因訓并引屨者隨文便也引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者篆
上文甲子顧命故云翌日翌今僞孔本作翼漢書律麻志引書
亦作翌成王崩孔本作王崩書釋文引馬融本及白虎通義崩
堯篇引並有成字與先鄭所據本同云癸酉崩聞南嚮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皆仍几者舊注疏本南嚮字作鄉與下東嚮西嚮字異阮元云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鄉字鄉正字嚮俗字嚮字亦見漢碑賈疏云案彼經云屬閒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節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節也案先鄭與僞孔雖並訓仍爲因而意旨殊異賈說未然云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者明通駁大宗伯吉禮先王六享之事云祿於室者謂始祭尸入室二祿時詳司尊彝疏云饋食於堂者賈疏云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祿於室之

凡故亦略而不言也案亦詳司尊彝疏云釋於祔者爾雅釋天
云釋又祭也毛詩周頌絲衣敍云釋賓戶也鄭箋云天子諸侯
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戶與祭同日穀梁宣八年傳云
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釋者又祭之名而其所重則在賓
戶及賓客故詩小雅楚茨毛傳云釋而賓戶及賓客鄭郊特牲
注說釋亦云其祭禮簡而事戶禮大是也卿大夫以下唯賓戶
而不祭則不名釋毛詩敍及爾雅穀梁各偏舉一耑言之鄭謂
於在祔者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祔乎外鄭彼注云祔祭明日之
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
而事戶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又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
賄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

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此鄭釋釋祭卽祔並謂在廟門外其正祭之祔在廟門內詩小雅楚茨篇祝祭於祔毛傳云祔門內也鄭箋義同說文彌部云槩門內祭先祖所傍皇也重文作祔若然依鄭義祔本在正祭日其祭之明日又祭亦通謂之祔二祔皆在廟門唯以內外爲異陸佃方惑並謂祔專爲祭之正日索祭之名經爲又祭不謂之祔金匱說同焦循亦云門內曰祔祭於門內亦曰祔釋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祔混禮記凡所謂祔皆正祭索神之名禮器云爲祔於外祭統云而出於祔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釋祭於祔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祔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釋在庫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

馬瑞辰陳奐說同案以毛許兩家並證之陸方問釋不名祔焦謂祔皆在門內是也凡詩禮所謂祔者並指正祭之祔明日又祭禮與春秋皆稱釋不稱祔鄭注及賈孔二說並多淆舛但釋雖不名祔而其祭亦當在廟門內故流傳譌易而爲庫門內若少牢饋食禮饋尸在堂彼大夫禮與天子諸侯不同也又案正祭之祔行於何時經無明文秦蕙田孫希旦金鶴黃以周並據詩楚茨及禮器郊特牲謂在朝蹠之後饋食之前其說近是此注先云饋食於堂後云釋於祔明據次日之釋言之則與吉禮說大祔之祔在九獻之後非也云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者謂裸時一几饋食時易一几釋時又易一几因祭爲神事其祔尚文故易几以示絜新也後鄭釋變爲易與先鄭變更訓同

而義則異云凶事謂凡奠者與上文喪事同賈疏云此文見凡
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
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
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
儿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案此賈從熊安生
說士虞禮疏說同詳前疏云几朝夕相因喪禮略者此亦訓仍
爲因而義與先鄭異案顧命陳凡非奠事無取朝夕相因明室
位玉殮仍聯尤與因略之義無會後鄭說不能通於彼二經明
非達詎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
傳守之若曾寶玉大弓者疏掌祖廟之守藏者謂版法及瑞器

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先祖之府卽天府也天府掌父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而藏之卽所謂明法矣云與其禁令者賈疏云謂禁止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者夏采所謂大祖是也周七廟后稷爲始祖遷主藏焉故寶物亦藏於其廟詳敘官及守祧疏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者葉鈔本釋文世傳作傳世貢疏云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玆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玉鎮大寶器大瑞玉器之美者祐祐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琪鄭司農云琪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珍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珠河圖在東序肩之舞衣大貝鼙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者此與玉府典瑞爲官聯也藏謂於大祖廟別爲府庫以藏之云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此與典庸器爲官聯也大祭蓋通宗廟六享外祭祀若明堂大享疑亦有陳器之法大喪當兼王及后喪世子以下或無是禮陳謂陳於廟與寢也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者賈疏云此云玉鎮卽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卽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卽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案依鄭賈義則王及諸侯六瑞通謂之玉鎮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上公鎮桓圭九寸侯鎮信圭七寸伯鎮躬圭六寸子鎮殺璧五寸男鎮蒲璧五寸謂之鎮者皆父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亦與鄭義同云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者宗廟之祭以禘祫爲最大然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則四時常祭亦有陳器之事或不如禘祫之備耳中庸注釋宗器爲祭器義似未晐又周書世俘篇云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王子王服袞衣矢珪格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王矢珪孔注云矢陳也此並廟中陳寶之事據彼云告於天宗上帝則外祭祀亦陳之矣大喪陳器卽後引顧命是也華

國者國語魯語云以德榮爲國華韋注云華榮華也此大祭大喪陳玉鎮大寶器亦所以爲國之榮華故曰華國也云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者典瑞注同段玉裁云瑱鎮皆眞磬類皆同徐養原云釋名釋首飾瑱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瑱鎮音義並同得相假借之故引書顧命者成王大喪之儀也蓋釋文作賁案今書作鼓賁鼓字同詳鼓人疏書孔疏及賈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陳寶者乃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訓者禮法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珠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珠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

河圖圓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爵也兌也和也垂也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謂顧命所記卽大喪陳寶之事彼喪禮以路寢爲殯宮陳寶卽在路寢之東西序東西房若然大祭在廟則陳寶亦在廟之房序與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者明此官兼爲典法文籍父藏之府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至于天府內史貳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牘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

貳而藏之又小司寇大比登民數及訟獄之中皆登于天府司
勸注謂功書亦藏于天府則凡王國之大典法其正本咸藏之
此官而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所藏者皆其副貳則其圖籍之
富可知管子立政篇云百吏受憲於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
太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罪死不赦戰國策魏策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手受大府之憲彼憲藏大府蓋
亦卽祖廟之府猶宗廟亦曰大宮與天官大府異也又大戴禮
記保傅篇云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蓋亦卽
此天府之藏矣賈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彊皆有職司治事文
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
三等采地云以詔王察羣吏之治者此贊官計之法也羣吏卽

百官府通内外卿大夫士言之詳大辛覽賈疏云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注云察察其當黜陟者者謂察其治修

舉者則當陟之廢不舉者則當黜之皆以詔告王也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者江永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案江說是也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彼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隅並指簿書成要而言賈疏謂中者陟之不中者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失其義矣互詳小司寇疏上春

鑿寶鑑及寶器上春孟春也贊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贊謂爲徹或曰贊鼓之贊疏贊寶鑑及寶器者孟子梁惠王篇贊鍾趙注引天府上春贊寶鑑及寶器以鑑爲鍾蓋字誤注云

上春孟春也者龜人注云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是也淮南子

覽冥訓高注云上猶初也孟春爲春三月之始故此經及內宰

龜人筮人並謂之上春云贊謂殺牲以血血之者說文贊部云

贊血祭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新鑄鍾殺牲以血涂其鑄郤

因以祭之曰贊呂氏春秋慎大覽云贊旗鼓甲兵高注云殺牲

祭以血塗之日贊案以血血之卽以血涂之也玉燭寶典引不

重血字以血塗之謂之血其義已亥疑不重者近是龜人贊龜

注亦云贊者殺牲以血之可證依許趙高說則贊亦兼祭鄭此

注及廟人注並不言祭蓋與彼說異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臣
瓊云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饗廟之禮皆無祭祀案瓊說是也雜
記云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豕豚此饗寶鎮及寶器之
牲無文益亦用豕豚等鄭司農云饗讀爲徹者邑人注同云或
日饗鼓之聲者段玉裁云或日者大鄭所引或說也饗鼓之饗
上當有如字如饗鼓之饗卽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案段
說是也凡經言饗者有饗俗有饗廟饗器先鄭皆讀爲徹此引
或說則謂饗器字別讀先鄭意實不從之故於雜人注亦止載
前讀也後鄭之意則謂饗俗字當讀爲薰而饗廟饗器讀如字
說實長於先鄭若然先鄭兼存兩讀後鄭讀正與或同而不決
其是非者以上文已著以血血之之說讀者可自得之不煩辨

析也三詳國人女巫疏鑿鼓詳小祝疏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疏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者此與小祝小臣鬱人爲官聯也祖廟亦舉大祖廟以陔四親廟二祧也賈疏云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詒讓案二禫時機人沃盥天府亦當爲之執燭也

注云吉事四時祭也者卽大宗伯六享是也賈疏云略言之

禫祔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述注作王后喪云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

朝六廟后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
皆有沃盥之事詒讓案既夕禮遷祖之後有三奠日遷祖奠日
祖奠日大遣奠遷祖奠偏歷七廟祖奠在日側後或遠間當用
燭既夕禮大遣奠陳饌後亦云滅燭執燭乃奠是皆有執燭之
事也三奠詳喪祝疏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徵惡問事之正日
貞問歲之美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
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
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狸之也鄭司農云貞
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疏季冬陳
玉以貞來歲之徵惡者謂卜後歲吉凶之事與肆師卜來歲之
芟戒稼三事略同與大卜爲官聯也賈疏云季冬謂夏之季冬

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云問事之正日貞者大卜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左襄十七年傳云衡俟貞卜往注云正卜賈疏云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日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日貞卽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詒讓案後鄭與先鄭皆訓貞爲問而後鄭又增成其義謂貞問義同而卜必日貞者乃取其問事之正也貞正聲相近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者燉美古今字凡經作燉者注並作美詳大司徒疏經不云龜故注補釋之云大卜職大貞之屬者明問卜謂之貞也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彼所問事尤大故

云大貞此問歲事略小故唯云貞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王者凡
卜筮禮神有玉帛故小宗伯云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是
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筮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謂凡卜
筮者皆祀問吉凶於鬼神鬼神卽上下四方之神故禮神之玉
亦用六器也鬼神不能明示其吉凶故假蓍龜靈物以出其卦
兆之占此經本主龜言之鄭兼言筮者牽連及之耳自虎通義
著龜篇云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
先祖而問之也班謂筮卽問於先祖與鄭義不同賈疏云案易
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

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三四五生數

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案賈說非也士冠禮注意亦謂上筮所問別自有神非由廟神與此注義不異也七八九六等乃筮之數不得爲神此注云問於鬼神亦非指七八九六等而言賈未達其旨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鄭以十禮神之玉經無見文唯龜人有天地四方六龜與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名數相應故假而用之亦明貞卜所問卽上下四方之神也若然鄭意凡卜當備陳六器非謂以天龜卜卽唯陳蓍璧以地龜卜卽唯陳黃琮也云言陳者既

事藏之不必猶之也者此陳王雖以禮神亦如前大祭大喪陳
寶既事藏之不猶之地猶卽蘆之僭字注例當作埋各本並作
猶疑誤詳鼈人疏古說祭地瘞蘆有蘆玉之禮詳大宗伯疏鄭
司農云貞問也者大卜注同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
爲贊一日鼎省聲京房所說洪頤煊云左哀十七年傳衛侯貞
十謂問於十貞卽是問故司農云貞問也云易日師貞丈人吉
問於丈人者賈疏云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
丈之言長能御衆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
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阮元云問於丈人乃大鄭說易之語易之
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
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疏所引注皆以正釋貞況彖傳曰貞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七十

楚子禮本

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詒讓案先鄭引易者亦證貞爲卜問故又以問釋之後鄭太卜注引此文證問於正之義則亦兼此貞正之訓與易注義同引國語曰貞於陽卜者賈疏云此吳語黃池之會董禨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謫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日陰外日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案夏后引國語注益賈逵孔晁諸家注貞正之訓與後鄭同章注亦從之惟釋陽卜云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與貞所引異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者謂大遷有遷寶之事若武王遷九鼎於雒邑是也賈疏云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

藏之如故也。注云奉猶送也者司服筮師龜人及大司馬注

並同說文糸部云奉承也引申之凡送物而致之亦曰奉呂氏

春秋懷寵篇高注云奉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

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

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疏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者

獻民數有二一三年而獻小司寇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

上登于天府是也一每年有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

于王是也大比獻民數據司民文蓋亦在孟冬祭司民之日二

者同登於天府也其穀數無大比獻之文蓋止每年一獻無三

年總獻之事以穀輕於民也李光坡云司民掌民數及大比以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辛

楚子社一本

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獻穀數者必司徒也司祿文闕案李說是也以小司寇及司民二職推之蓋每年孟冬則小司寇獻民數小司徒獻穀數三年大比則大小司寇同獻民數而大小司徒則不獻穀數故小司寇亦止云獻民數不及獻穀數之事賈疏謂民數穀數皆小司寇受獻失之互詳司民疏云則受而藏之者皆受之王而藏之府與司民司祿爲官聯也注云司民軒轅角也者小司寇司民注義並同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軒轅近文昌宮而龍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女主北六尺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妃也

次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次皆眾妃也女主南二尺星不明者女御也御西角丈所一星日大民太后宗族也御東南丈所一星少民皇后宗也案石氏說與星傳同然無司民之名鄭意蓋卽謂大小民也司民先節注又以爲文昌宮星詳彼疏云司祿文昌第六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六府之官也在斗魁前經緯天下文德之宮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各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寶云或曰下能也者賈疏云案石

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一處並有司祿故舉一文以見義也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日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日司空司祿爲季又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日三能主德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日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日下台爲司祿主兵卽此司祿也月令孔疏又引石氏星經云司祿二星在司命北此別一星與文昌下能星並異金匱謂司民司祿猶司中司命皆天神非星也今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說禹伐三苗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天則古說有以司祿

爲天神之名者金說亦通云祿之言殺也者明祭司祿取其司
穀數也爾雅釋言云穀祿也詩小雅菽菽方有穀鄭箋及論語
泰伯篇二年學不至於穀釋文引鄭注並同孟子滕文公篇穀
祿不平趙注云穀者所以爲祿也云年穀登乃後制祿者明祿
與穀相關之意墨子七息篇說歲饉有損祿之法詳宮正疏云
祭此二星者以孟冬者據小司寇及司民並云孟冬祀司民其
祀司祿雖無文與祀司民同月可知通典吉禮云周制立冬後
之日祀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此誤據北周制不足據又案祭
司民司祿之禮經注並無文以大宗伯天神三祀差次約之當
與司中司命同槱燎也二星於天神爲小祀王蓋不親祭賈小
司寇司民疏謂春官祭或大宗伯主其事與云既祭之而上民

穀之數於天府者據小司寇祀司民卽云獻民數于王又司民
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口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是上民數與祭司民同日也其穀數當司祿上之小司徒小司
徒受之以獻於王亦當與祭司祿同日今小司寇賦有獻民數
之事而小司徒職不云獻穀數者文偶不備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八終